

獨立藝術家

生存博弈之四

缺乏創作空間、曝光資源不足、缺乏了解業內展覽、交易機會的窗口……這都是許多在港獨立藝術家正在經歷的挑戰。而隨着香港藝術文化環境的快速發展，多了機構

組織藝術展覽，獨立藝術家冒頭的機會亦增多了。新藝潮博覽會、HART Haus 藝術工作室，都在為獨立藝術家盡力提供發展與曝光平台，助力更多有夢想的創作者被看到。許多藝術家也為能以優惠價格租用到創作空間、在藝術社區獲取更多發展資訊、被更多機會青睞等而感到幸運，但這也只是一部分創作者的現狀。因此，很多人正期待香港能夠設身處地地為獨立藝術家提供更多資金及有力資源支持，為藝術家創造更多的交流及合作平台，讓香港的藝術不再處於世界藝術圈的邊緣。

●採、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雨竹

ArtNext Fair HART Haus 工作室力挺

生存環境藝術家正破浪

許多藝術行業的工作者都有一份熱忱，

希望盡力多為青年藝術家或獨立藝術家提供幫助，多爭取展示他們作品的機會。新藝潮博覽會創辦人Mianco（黃白露）、新藝潮顧問鄧海超，就在為藝術家們發掘更多平台。

新藝潮博覽會（ArtNext Fair，簡稱新藝潮）於2015年創立，設於PMQ元創方，將全球獨立藝術家、藝術專業人士、收藏家相聯繫，每年都有約100位通過評審團評審的藝術家參與。每位藝術家都有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展位，他們可展示商業性作品，也可呈現個性化創作。今年十周年，新藝潮將舉辦兩期，為約200位藝術家提供展示平台，幫助他們找到一點曙光。

Mianco及鄧海超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參展藝術家除可通過博覽會建立自己的藏家群，也可在團隊安排下接受訪問、提升曝光率，更可獲得品牌合作機會。成功案例有：90後藝術家許開嬌曾在參加首屆新藝潮後，開始與不同品牌和畫廊合作，也曾受香港美術館委託創作作品。

Mianco說：「從前很多畫廊都會付給藝術家一定費用，答應藝術家根據作品數量規劃展覽次數，而現在很多畫廊都不想再作出太多承諾，不過合作情況也更自如了。」鄧海超也指出，從前藝術家們簽約畫廊是因為收入更穩定，而現在機會多了，也就不需要完全依賴畫廊推廣了。新藝潮就有一些藝術家，在受到關注後從兼職創作轉為了全職。

獨立藝術家缺乏包裝宣傳

鄧海超指出，特區政府現時很重視對年輕一輩的培育。「而因為參與過香港藝術雙年展的很多人都已出名，所以政府和有關機構認為他們不再需要太多資源。」他認為政府應在提供機會後，繼續進一步支援藝術家與藏家、品牌間的互動。「如果把香港的藝術作品放到全球市場去看，價錢其實是很低的。港藝術家也處於較為邊緣的地方。」他強調，在提升藝術家國際知名度及香港藝術地位方面，政府的支持很關鍵。

此外，兩人指出，本港傳媒對港藝術家缺乏包裝及宣傳。「韓國、日本、美洲、歐洲等，都有專門包裝此類專題的雜誌等，而香港作為當前全球第三大藝術品市場，宣傳力度還是很弱。」

二人也點明，大多年長的資深藝術家已經積累了一些人脈和渠道，因此即便沒有年輕人那樣多的機會，他們也可通過自己的人脈發展。但為避免各種機會過度流向年輕藝術家，新藝潮也曾在疫情暫停期間開設畫廊，與資深獨立藝術家合作。

兩人表示，現時獨立藝術家的

生存環境比二十年前改善了很多。同時，因火炭、黃竹坑等區域有許多空置場地，藝術家們也可優惠租用場地並進行創作。越來越多的地產商亦開始以藝術為品牌加持，因此藝術家的潛在機會也有所增加。

對於港藝術發展資源增加的原因，兩人說：「從前大家都想先發展經濟、滿足溫飽，而現在社會富裕起來，很多年輕人也開始主修藝術。整個社會都對藝術愈發重視。」鄧海超指出，現時的培優機會也有所增多，「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香港浸會大學的視覺藝術院、香港城市大學的創意媒體學院等，都能助力想將藝術創作發展為職業的人；職業訓練局也設有視覺藝術與文化等課程。」

非牟利機構供交流平台增曝光

另一平台——HART Haus藝術工作室位於祥興工業大廈，屬非牟利機構HART旗下，重點項目是為在港新晉藝術家提供創作平台的「工作室計劃」。

2018年，創辦人李敬恩、李敬儀注意到在港獨立藝術家在資源、曝光機會、創作空間等方面的需求，於是成立HART Haus。香港文匯報記者走訪HART Haus總監Vera（林鈴）、團隊市場推廣及社區教育主管Polly（周佩利），她們透露工作室每年能容納約30位來自不同背景的藝術家，他們多為獨立藝術家，每位在此都有特定的創作空間。得益於工作室緊密的「社區」氛圍，藝術家們可合作開展藝術項目，也能通過交流，擴展探索自己藝術概念等。

工作室每年都會從香港浸會大學的視覺藝術院、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的本科畢業展挑選三位學生，為他們頒發HART大獎（設立於2021年），並提供2,500港幣的現金獎勵及為期六個月的工作室空間。團隊多根據作品的創新性和獨特性評選，包括參考教授們的意見和學生的創作履歷。在畢業生駐留期間，團隊也會定期關注他們的發展方向、了解他們的創作思路。六個月期滿後，團隊還會為這些藝術家策劃新展，並繼續資助部分租金。

去年年初，工作室試驗開放海外藝術家交流計劃，邀請海外藝術家來港駐留、分享經驗。這些藝術家通常駐留兩週至三個月不等。

過去在職商業畫廊及M+的Vera指出，現時在港獨立藝術家已比從前擁有更多機會。「西九文化區、不同發展商、私人藏家、銀行或基金會，都會以資助方式鼓勵年輕藝術家。香港藝術發展局、香港巴塞爾藝術展、亞洲文化協會等，也都設有針對不同發展階段的藝術家的資助計劃，所以資源和條件是比十多年前成熟的。」

不過團隊認為，許多獨立藝術家仍需要更靈活的資助方案和針對性強的支持計劃。「或許發展商等可以選擇直接與小型機構及獨立策展人合作，為本土帶來更多藝術曝光機會。也可透過公眾裝置或雕塑作品、藝術節等，讓不同平台都有同等機會參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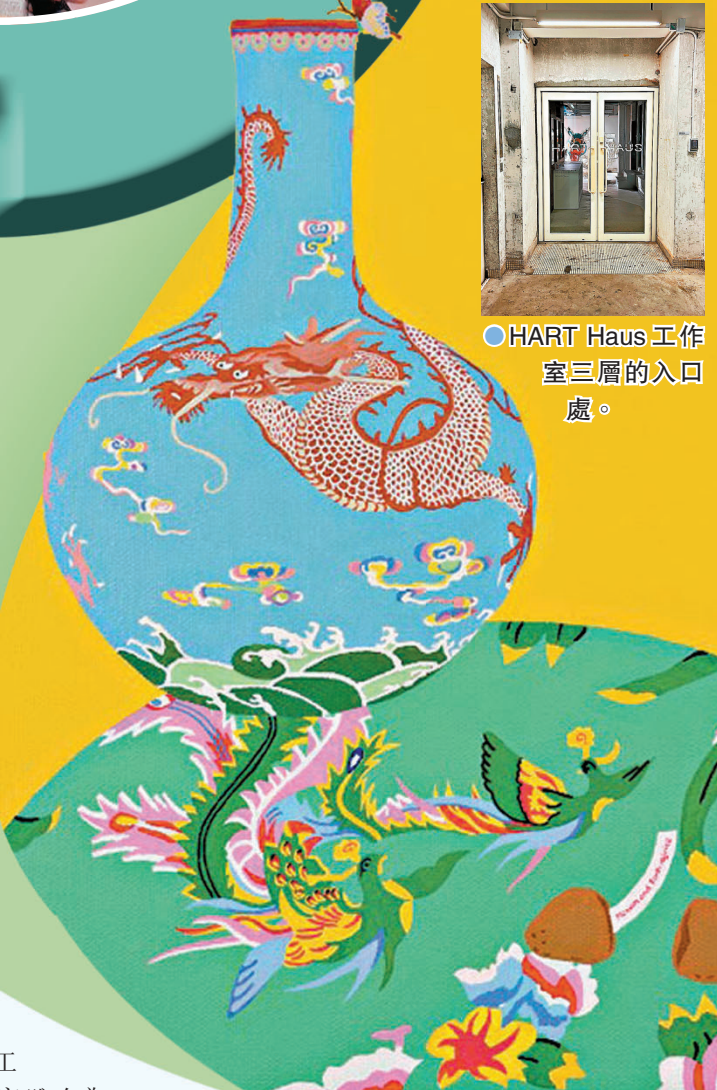
▽新藝潮博覽會創辦人黃白露（右）及顧問鄧海超



▽HART Haus 藝術工作室總監林鈴



●HART Haus工作室三層的入口處。



●獨立藝術家Marian的繪畫作品。受訪者供圖

工作室雖有為藝術家盡力提供資源與展示機會，但Vera認為還是要靠商業畫廊帶藝術家參與藝博會，保證藝術家的持續曝光，「我們是非牟利機構，能做的有限，他們作品的交易、推廣及栽培，還是需要靠合適的商業畫廊或平台；一些海外博物館或藝術年展的委約項目也有助於提升曝光度。」而當工作室收到政府藝術計劃等的合作機會，或私人機構邀約時，團隊也會推薦適配的藝術家。

Vera坦言，政府現時對非牟利機構申請稅務豁免的限制有些嚴格。「只有滿足條件的慈善組織才可以根據《稅務條例》豁免向政府繳稅。」這種局限性也對工作室為藝術家們提供更多支援造成了一定影響。因此團隊希望政策能適當放寬。

未來，HART Haus希望與鄰近城市或海外領先藝術機構合作，也希望增強與政府資助計劃或私人機構的協作。「我們也樂意與其他機構共享資源。這樣就比較靈活，可以開展更大的項目。」Vera說。

在港獨立藝術家訴心聲 冀政府支援藝術社區 藝術教育

來自墨西哥的Ane Alfeirán現於HART Haus創作。她2017年開始在港從事藝術創作，曾因疫情回到墨西哥兩年，去年9月剛返港。

她分享，起初她是為了抒發情感而創作，後來作品漸漸為她帶來穩定收入，於是她辭去之前的全職工作。「但現在，我賣畫的收入不足以支撐我養育三個孩子。」她表示自己曾不斷產出並於線上銷售作品，但熟於銷售並不代表自己正取得實質性的成長。因此，她有時也會放棄一些銷售機會，去鑽研自己感興趣的理念。

Ane亦會糾結如何平衡穩定收入與同畫廊合作，因為當畫作全在出售時，她就無法給畫廊提供任何可售作品。她希望能與願意陪伴藝術家成長的畫廊合作，在更加成熟的同時，和畫廊實現雙贏。

多年來，Ane目睹了香港藝術界的發展與變化。「香港的藝術環境從以商業和交易為導向，轉為更接受獨立藝術家或機構去經營空間。HART Haus這種藝術家能夠擔負起租金的工作室就是一個例子。」她指出，特區政府及社會對藝術創作者的資助比從前多了許多，尤其是對有潛力的新晉藝術家的支持，如香港藝術發展局2023年設立的「新苗發展資助計劃」、香港藝術中心自2020年展開的「HKAC CREATORS FOR TOMORROW」資助項目。「現在，我能在香港看到許多具有概念性和趣味性的藝術，而十多年前，此類活動並不常見。人們開始更願意投資藝術，香港也在文化性的道路上愈發成熟。」

現於HART Haus創作的青年畫家Marian

（汪慧華）生於倫敦，現居香港，曾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文化遺產保護領域顧問。其部分創作資金來自她平日的寫作及編輯工作。

藝術社區有助接觸業內資訊

Marian當時選擇成為職業藝術家，只是為了隨心創作。「幸運的是，這些內容也很受商業市場青睞。」除線下售賣作品，她也常通過社交媒體Instagram賣畫。截至目前，效率很高。

她指出，加入一個藝術社區的好處，就是能了解各種業內機會，「現在有關獨立藝術家的號召越來越多，比如藝術家們會建立社交媒體群，也有很多為藝術家舉辦的聚會，因此有很多與圈子聯繫的機會。」她也點明，共享藝術工作室的缺乏，以及隨之而來的與發展資源的遠離，還是給不少藝術家帶來了挑戰。「香港畢竟是一座樞紐城市，巴塞爾藝術展香港展會就充分印證了這一點。」她點明，巴塞爾展會為很多藝術家及藏家提供了溝通窗口，因此政府若能為獨立藝術家提供更多資金及類似的資源支持，都能幫助大家在文化機會的滋養下提升創造力。

生於上海的Susanna（虞妹卉）畢業於香港科技大學，今年2月剛加入HART Haus。她曾在疫情期間離開打拚多年的金融業，前往倫敦進修，並在35歲後決定專注藝術創作。

Susanna分享，能在香港這座高租金城市以與「一個車位」相當的價錢，租到HART Haus的創作空間，令她感到幸運。

因早年積累了眾多入脈，Susanna的作品基

本都能在個人社交圈中「消化」。不過她也坦言，對於她這種初期創作者，任何創作邀約她都願意接受。

她亦提及香港藝術發展局的「ADC藝術空間計劃」，表示其以創作為副業的朋友，加入了此計劃位於黃竹坑Landmark South的藝術工作室，但每位藝術家只能駐留一至兩年，這令人侷促。「現在馬上兩年期滿，她就要搬出去了；一旦搬出，原本的一些東西就沒處放，因為外面的租金很貴。」而HART Haus接受藝術家不斷續期的設置，令Susanna安心。她指出，在港藝術家大多分散，香港應打造更多為藝術家提供交流、合作展覽機會的項目。



掃碼睇片



●藝術家風漸 受訪者供圖



●虞妹卉對現時的創作條件甚為滿意。



●在港發展的墨西哥藝術家Ane Alfeirán。